

## 流沙河：凡有趣的 终归有益

## 人物档案

流沙河，原名余勋坦，1931年生于成都。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。幼学古文，做文言文，习书大字。16岁来成都读省成中。17岁开始发表习作。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，后立志从文。之后曾在《川西农民报》《四川群众》《星星》诗刊担任编辑，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。诗作《理想》《就是那只蟋蟀》曾入选语言教材。1985年起专职写作。晚年流沙河专心研究汉字、人文经典，出版有《文字侦探》《Y语录》《流沙河诗话》《画火御寒》《正体字回家》《白鱼解字》《晚窗偷得读书灯》《庄子现代版》《流沙河讲诗经》《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》《字看我一生》等著作多种。

在经典中找归宿  
为后世留经典

“沙河先生走了，但人走了，书还在，他的作品长存，思想长存，所以，沙河先生还是跟我们一起，在一起。”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。

阿来是流沙河的忠实读者。他说，好的作家会依靠好的作品获得生命延续，流沙河就是这样的作家，人们会继续读他留下来的作品，与他的思想进行交流。

流沙河幼学古文；16岁到成都上学，转爱新文学；1950年到《川西农民报》任副刊编辑；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，先任创作员，后任四川《群众》《星星》诗刊编辑。自幼年始，流沙河的笔就从未停下来过，他一生创作无数，已经影响了几代人。

“别了，朋友。哪天出了太阳，哪天就能见面。死亡的，快要死亡了。新生的，走向胜利的明天。”这是流沙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下的诗，当时他仅十七岁。

在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，流沙河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新生活催生出更加旺盛的创作热情，流沙河在《笔的故事——献给党》中说，他用笔给他的这支彩笔，“涂着太阳的红色，禾苗的绿色，菜花的金色，露水的银色，画一幅春天的田园风景”。

到八十年代，诗作《就是那只蟋蟀》和《理想》影响甚广，让流沙河成为明星诗人。但二十多年前，流沙河停止了写诗，改作训诂，说文解字，乐在其中。他给出的解释是：“读过余光中的诗后，我说算了算了，我不写了，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。”

在巅峰时刻，流沙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，人生进入一个低谷。此时，他把目光投向传统经典，回归幼时所学。他专心研究汉字、人文经典，二十多年间出版了《庄子现代版》《流沙河诗话》《流沙河认字》《文字侦探》《流沙河讲诗经》《正体字回家》《芙蓉秋梦》等著作。

2017年8月，中华书局出版了流沙河的新书《字看我一生》：“我是李三三，死于百年前。黄泉无风景，夜台无白天……”他用一个个汉字，在书中描述呱呱落地、父母养育、童年少年到壮年所经历的各种快乐与痛苦、收获与磨难，最后以“快”“乐”“平”“庸”四个字诠释世道沧桑后的人生感悟。

晚年的流沙河，深居简出。2008年，成都图书馆邀请他为读者开系列讲座，他欣然应允。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，如无意外，流沙河都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，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。

从《庄子》到《诗经》，从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，流沙河一讲就是好多年，把这个讲座讲成了成都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。他的听众，不是专业的学界后生，而是各阶层对古典文化感兴趣的市民听众。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、见解，很真诚地给大家讲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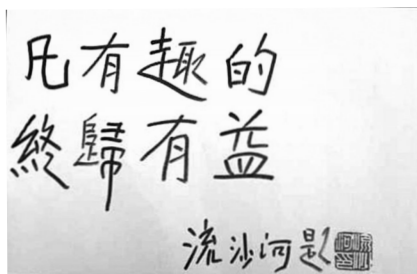
两年前，他还在做长远计划：“我今年已经86岁了。我有点担心可能都讲不完。不过我尽量努力讲讲宋诗。上海有个老前辈，叫金性尧。他的古诗修养非常好，他曾经选注的宋诗三百首，非常好。我准备在他选注的宋诗三百首基础上，选讲一些宋诗。”

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流沙河还在计划，将自己一生所得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。或许他所追求的，正是今天流传在朋友圈中的流沙河语录：“前面是终点站，下车无遗憾了。”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流沙河。



流沙河：我的少年青春记忆很鲜明，但有一点我没想过——当作家。想过要从事的一个职业是记者。放了学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灯下去看报纸，了解发生的各种事情。看了报纸以后，最佩服、最崇拜的就是记者。

1950年我进了报社，第一个职业就是在《川西农民报》当见习记者，学着采访，后来当编辑，就与文字结缘，这中间就写诗、写短篇小说，后来就混成了作家。写作几十年，退休以后又去研究历史文化、古代文学、古文字。

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干来干去，少年人比较感性，做事首先要有趣味，没有刻意规划自己的人生。

记者：您为什么转向研究文字了？

流沙河：我现在正写一本书，就是研究文字的，看看从古文字到汉字的演变有什么意义。我已经83岁了，好生要把这件事情做了。

几十年来，大学文字学的功课缺失了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是文字学的第一部著作。告诉我们汉字的常识，一个字这样写，道理究竟是在哪里。

“中国青年”这4个字我们谁都认识，但如果解字，作为文字学，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4个字要怎么样写。“中”字首先是一个口，然后一竖下去，是把一根筷子插进嘴巴吗？道理在哪里，文字学就会来告诉我们。

“中”在古文字里是椭圆形的，“圆”和“营”在古代是一个字，部队的营盘怎样摆？所有的战车围绕这个圆，军旗插在正中间。“中”字就是一只旗杆立在兵营的圆心。

最早的“国”是一个城。“国”在甲骨文里写得很简单，画个方块就是城市，另一边是戈。一个武器守着城市就是一个国。

“青”是土地上一棵草的颜色。跟植物一样，人老了就枯黄了，小时候是青色的，英语中把童年叫green years。

“年”的古文写法就是“黏”，在古文字中，指的是庄稼，高粱的一种，黄而且黏，可以做成糍粑。这种高粱是华北平原、黄河流域最晚熟的一种庄稼，到它成熟的时候已经进入冬季。最后收的这个庄稼就拿来做成食品，供奉鬼神、祖先，祭一次，就叫一年。“年”字包含了好多远古中国的生活方式、宗教观念。

汉字都有它生成的道理，这就是汉字的文化，是拼音不能取代的。必须保留它的形态，

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讲解，我们所使用的文字是有道理的，包含历史知识、祖先文化积累、历史文化观念。

记者：所以您在文字研究里找到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。

流沙河：认识汉字，可以增长很多知识。我们热爱它，尊重它，也是一种爱国。所谓国，跟文字分不开。刚才讲的“中”，不但有书法内涵，历史之美，有中国古代作战的常识。这就是汉字文化。

成都市初中生汉字听写比赛请我去当裁判，我马上就答应了，全省决赛也请我去当裁判，我乐意去做，因为汉字的教育是重要的。要让大家明白，任何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。

记者：您的选择也许对今天青年的学业、职业的选择是一个启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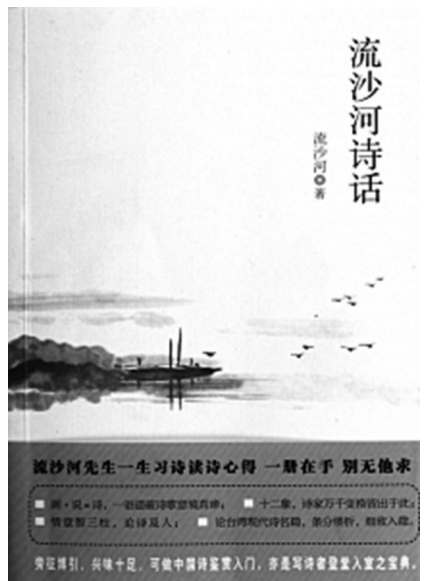
流沙河：我26岁那年当了大右派，啥子都搞不成了，跟文学说拜拜了，劳动去了。我就想，总要找一门学问，好好做下，不然光阴就废了，所以就研究甲骨文、古文字、古代文字学。

同时也在钻研中国古代典籍，没想到学的这些，将来还有用。我研究是觉得很好耍，做学问也是一种娱乐。

算我运气好，中国几十年以后国门打开，大家觉得古文化不应该切断，古文化有它的道理，从前学的东西就有了用处。等于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婆，捡了那么多没人要的东西，过了几十年，人家说这些东西还有用，于是老太婆就把东西拿出来。

以前并没有这样想过，只是觉得一切知识和文化都要和兴趣结合起来，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。如果弄得枯燥无味，人们就不愿意去学了。有一句谚语，“有趣必有益”，凡有趣，最后都是有益的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作家流沙河先生在成都逝世了。他88年的人生长河中有诸多诗作，但他拒绝被称“著名诗人”，“又没有做统计，你咋个晓得你著名”。中年钻进古文字研究，探秘汉字“生成的道理”，别人问他这有啥子用，他说“就觉得很好耍”。

事实上，从年幼记事起，一直到他老去，流沙河一生都在做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。2014年4月，记者曾在成都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，漫谈他童年以来的往事。

当时已经83岁的老先生谈得兴起，原定一小时的访谈时间，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。临别时，他留下墨宝作为致青年朋友的寄语：“凡有趣的，终归有益。”

11月23日，流沙河先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站，5年前的这场对话清晰如昨。我们把对话整理出来，与读者分享他的人生趣味。

记者：今天的孩子课业负担、课外补习负担都很重，您小时候是怎样度过的？

流沙河：人的一辈子有一个阶段的学习重要得很，那就是中学。打基础、发奋都在那个时候。上世纪40年代，没有老师规定必须上晚自习，但是学生自己压力大。假如等这学期考试完了你的成绩单上面写：“下期勿用来校。”下期期你就不用来了，等于开除，所以学生压力大。

今天的学生课程更多，又要学钢琴、学书法、学美术，读书就很苦了，太不好耍了。所谓耍，就是学生还能有些文化性质的业余爱好，不是娱乐性质的。课堂以外找点心爱的书来读，可以让精神缓和一点，释放压力，这样一张一弛才有点味儿。

我当小学生的时候，老师带我们坐着船到非常远的地方去耍，让小娃娃长了很多见识，长大后能够想起这些快活的事。

记者：您的大学呢？

流沙河：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最末一批考进四川大学的。我的大学生活简直不要提了，我就不承认我是大学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川大说要给我发个毕业证，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来领，我只是个高中生。

但我的中学母校办得很好，学生非常勤奋，对功课本身有兴趣。老师非常优秀，他们真正让同学对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我的一位老师是北师大数学系出来的，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将近60岁了，身体不好，穿得非常破烂，嗓子也嘶哑了。他把教科书往讲台上一放，翻都不翻，就晓得从哪儿开始。他一讲就把学生吸引进去了，深入浅出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
我回到母校时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正当花朵年龄君须有志，又见课堂灯火我已无缘”，说的是现在的同学要有志向，要努力，而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发奋读书的时候了。

记者：既学得勤奋，又玩得开心。怎么做到的？

流沙河：我小学毕业的时候，非常爱好书法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县城里有3个书法家，一看字我就知道是谁写的。

我上学时用毛笔写字，家里院子天井、走廊、正厅挂了很多匾额，写满了大字，童年时期，一天到晚就接触这些，所以我对书法的美，有种说不出的喜爱。

这些有趣的东西是我作为小学生的精神追求。我曾用零花钱买了一把折刀，做各种手工，做风筝、做笛子、雕刻竹筒，把蟋蟀养在里面。我还会做火药枪，把废弃的重机枪子弹壳钻个眼，底下用木头包起，兑上火药……比例我都知道。

我在家乡劳动时，给七八岁的娃娃做滑轮车……现在市面上有卖的，最初我还以为是我发明的。

制造这些东西本身是乐趣，还能练得很灵巧。这样的娃娃就算以后升不了学，也可以去当高级技工。大家不可能都去当什么专家、学者、艺术家，也可以当技术员、工程师，上职业学校。

社会不能一切都靠芯片解决，还有一些事是芯片解决不了的。

记者：从小就当作家吗？